



7月20日，以色列海法几家人为躲避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挤满了地下掩体。

(上接 B05 版)

博客作者：洛利卡

7月16日，以色列海法

战争向我们走来

今天早上，我家附近发生了爆炸，我立刻拉起女儿波丽娜冲到楼下，带上钱包和重要文件往掩体里跑。掩体不大，很快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在打电话联系亲属和朋友，看他们是否也安全。通话线路很繁忙，要打通很难，不过，最后我还是联系上了所有的亲戚。

我们在掩体呆了两个小时，当然不是呆呆地坐着，我不时跑上跑下拿水和吃的。不过，很快我就受不了掩体里的无聊，于是提出去上班。但好心的邻居们都笑我在说胡话，其中只有一个女的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虽然周围的人都说附近的食品店不会开门，但我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最后证明，那些人全错了，食品店仍然在营业！我称赞食品店老板是英雄，但他只是耸耸肩说：“只是为了应急。附近有许多掩体，但周围的超市全都关了门，可食品是人们必须的。你需要点水吗？”就为他的勇敢，我又额外买了12升水。

7月19日 工作，像个突击队员

现在，我得在警报和爆炸声的陪伴下工作。就像一个突击队员！

昨天晚上正在马路中间等绿灯时，警报响了。不过，我还是又等了几秒钟才奔向附近的建筑。若在平时，只有想自杀的人才会在这个路口闯红灯，这是海法最繁忙的街道之一。但是此时，路面上几乎空无一人，但习惯让我开始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一点。附近房子里的人给我腾了个座，并安慰我尽快平静下来，其实我也没感到有多怕。等了一会儿，发现还没有什么袭击到来后，我跑到路边拦了辆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今晚开车的速度飞快，平常从这里要40分钟才能到家，今晚却只花了20分钟——路上太空了。

最近，药房附近也不太安全，由于我工作的地方后面有堵带玻璃窗的高墙，不可能听到警报声，关于火箭弹袭击的所有消息都来自秘书。顾客们看起来似乎不太担

心安全问题，我不得不开始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敌的——在这个时候还会排队买防晒油的人怎么会在乎火箭弹！

7月23日 谣言与火箭弹一样可怕

在我今天上班途中，离我工作的药房还有200米距离时，空中响起了警报，我跑到离我最近的建筑里躲避。由于附近没有掩体，我只能躲在一个楼梯下面，那里还躲着一个带着小狗的女童。几秒钟后，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我没想到这些炮弹爆炸的威力竟然如此之大，我们藏身的房子都在不停的颤抖，藏在楼梯下的小女孩吓得直哭，我也禁不住浑身发抖。我确信真主党的火箭弹击中了市中心。回过神来后，我继续往药房赶，同事们看到我的样子时都被吓了一大跳——他们从来没见过我这种样子。

如果他们能告诉我炸弹到底落在什么地方该多好，因为谣言与炸弹一样危险！昨天，我听说一枚火箭弹在列弗米发拉特区的一个小工厂附近爆炸，立即跑去打电话——我父亲就在那个工厂里工作。不过，我忘记父亲从来不随身带手机，他总是在高兴时自己往家里打电话。随后，又有人说爆炸发生在佐梅特区，而且也是一个家小工厂倒了霉，有人被炸死。我立刻紧张得浑身发抖，手中的电话差点掉在地上——我丈夫就在那里工作。幸运的是，我很快联系到他，安全无事，谢谢地。于是，我又打电话给母亲——最后确认父亲也安全无恙。我这才放下心来去工作。

7月29日 猫成了“避弹指南”

掩体里每天的生活都大同小异。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就是记下当天第一次警报响起的声音，然后苦中取乐地说，“OK，他们今天与昨天发射炮弹的时间一样！”或者“看来纳斯鲁拉今天起得比平常早！”

与人相比，动物适应战火的能力似乎强些。我养的猫已经完全适用了频繁响起的警报声，而我仍很讨厌这些刺耳的声音。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我得根据猫的行为来猜测火箭弹的落点在哪里。如果它在

第一声警报响起后迅速躲开，意味着火箭弹将落在靠近我们掩体附近的地点；如果它并不急着去找藏身之处，则意味着火箭弹将在距我们所在掩体较远的地方爆炸。不过，经过十多天的频繁袭击后，这只猫已经意识到地下掩体是个安全所在，早已变得不那么灵敏了。前两天，即便真主党的火箭弹接连击中靠近掩体的地方，它也只是警觉地听着警报声，懒得再跑来跑去找地方躲藏。

掩体里生活单调，邻居们多了拉家常的时间，同时也交了些新朋友。或许是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从摩洛哥移民来的舒拉原是个小气妇人，曾经十分担心我们这些从俄罗斯移民来的犹太人会占满了整个掩体，也经常抱怨我们的孩子太吵，不过现在，她比开始时大度多了。她主动把自家的玩具和杂志拿给我的孩子玩，主动跟我们说话，对我们的态度也好多了。

博客作者：多哈

7月23日 美国

将破碎生活留在身后

我终于回到美国了。我在叙利亚呆了10天，帮助刚从黎巴嫩逃出来的家人渡过难关。现在，我终于回到在这里的正常生活。

我的哥哥和姐姐都不得不与他们深爱的人各自逃命，因为他们要与各自的家人们待在一起。哥哥现在正在前往伦敦的路上，他的女友却去了澳大利亚；姐姐正赶往迪拜，她男友却留在黎巴嫩。他们两人的朋友几乎都散落在世界各地，彼此失去联系。现在，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各自的生活。算起来，我们一家人已经算是幸运的少数人了，但我们也必须应对破碎的生活：失散的朋友，被炸碎的营生、断瓦残垣的家园，等等。我们唯一剩下的就只有希望：希望我们终有一天能够重建现在被破坏的一切，希望形势不要再进一步恶化。

在开战前两天，我刚刚去过高中同学在贝鲁特附近的一家酒吧，为了开这家酒吧，他整整奔忙了一年，寻找拍档、申请许可、翻新店面等等。

(下转 B07 版)



海法一些市民在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爆炸后跑上楼顶张望被炸到的地点。



7月20日，以色列北部城镇 Kiryat Shmona, 3岁的希拉克·科恩在掩体的床铺上睡觉，而他的父亲正努力让他睡得更舒服些。



7月20日，以色列小姑娘阿利娜在哈达尔的掩体里洗漱。